

今古奇觀



第九回 轉運漢巧遇洞庭紅

日日深杯酒滿，朝朝小圃花開。自歌自舞自開懷，且喜無拘無礙。
青史幾番春夢，紅塵多少奇材。不須計較與安排，領取而今見在。

這首西江月詞，乃宋朱希真所作，單道著人生功名富貴，總有天數，不如圖一個眼前快活。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中，多少英雄豪傑，該富的不得富；該貴的不得貴；能文的倚馬千言，用不著時；幾張紙著不完；罄瓶；能武的穿楊百步，用不著時；幾簞箭裹不熟飯鍋；極至那痴呆懵懂，生來有福分的，隨他文學低淺，也會發科發甲，隨他武藝庸常，也會大請大受；真所謂時也，運也，命也。

俗語有兩句道得好：『命若窮，掘著黃金化作銅；命若富，拾著白紙變成布。』總來只聽『掌命司』顛之倒之。所以吳彥高又有詞云：『造化小兒無定據，翻來覆去，倒橫直豎，眼見都如許。』僧晦庵亦有詞云：『誰不願黃金屋？誰不願千鍾粟？算五行不是這般題目。枉使心

機關計較，見孫自有兒孫福。」蘇東坡亦有詞云：「蝸角虛名，蠅頭微利，算來著甚匆忙？事皆前定。誰弱又誰強？」——這幾位名人說來說去，都是一個意思，總不如古語云：「萬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！」

說話的依你說來，不須能文善武，懶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，不須經商立業，敗壞的也只消天擇與家緣，却不把人間向上的心都冷了？

看官有所不知。假如人家出了懶惰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該賤；出了敗壞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該窮。此是常理。却又自有轉眼貧富，由人意外，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。

且聽說一人，乃是宋朝汴京人氏，姓金，雙名維厚，乃是經紀行中人，少不得朝晨起早，晚夕遲眠，睡醒來，千思想，萬算計，揀有便宜的纔做。後來家事掙得從容了，他便思想一個久遠方法，手頭用來用去的，只是那散碎銀子，若是大塊頭好銀水，便存著不動，約得百兩，便鎔成一大錠，把一綜紅線結成一綰，繫在錠腰，放在枕邊，夜來摩弄一番，方纔睡下。積了一生，整整鎔成八錠，以後也就隨來隨去，再積不成百兩，他也罷了。

金老生有四子。一日是他七十壽旦，四子置酒上壽。金老見了四子，躑躑跚跚，心中喜歡，便對四子說道：『我靠皇天覆庇，雖則勞碌一生，家事儘可度日；況我平日留心，有鑄成八大錠銀子，永不動用的，在我枕邊，見將絨線做對兒結著，今將揀個好日子，分與爾等，每人一對，做個鎮家之寶。』四子喜謝，盡歡而散。

是夜，金老帶些酒意，點燈上床，醉眼模糊望去，八個大錠，白晃晃排在枕邊，摸了幾摸，哈哈地笑了一聲，睡下去了；睡未安穩，只聽得床前有人行走，腳步響，心疑有賊；又細聽着，恰像欲前不前，相讓一般。床前燈火微明，揭帳一看，只見八個大漢，身穿白衣，腰繫紅帶，曲躬而前，曰：『某等兄弟，天數派定，宜在君家聽令，今蒙我翁過愛，擡舉成人，不煩役使，珍重多年，冥數將滿，待翁歸天後再覓去向。今聞我翁目下將以我等分役諸郎君，我等與郎君輩原無前緣，故此先來告別，往某縣某村王姓某者投托。後緣未盡，還可一面。』語畢，回身便走。

金老不知何事，喫了一驚，翻身下床，不及穿鞋，赤腳趕去，遠遠見八人出了房門。金老趕得性急，絆了房檻，撲的跌倒，颯然驚醒，乃是南柯一夢；急起挑燈明亮，點照枕邊，已不見了八

個大錠；細思夢中所言，句句是實，歎了一口氣，哽咽了一會，道：「不信我苦積一世，却沒分與兒子每受用，到是別人家的。明明說有地方姓名，且慢慢跟尋下落則個。」一夜不睡，次早起來，與兒子每說知。兒子中也有驚駭的，也有疑惑的。驚駭的道：「不該是我們手裏東西，眼見得作怪。」疑惑的道：「老人家歡喜中說話，失許了我們，回想轉來，一時間就不割捨得分散了，造些鬼話也不見得。」

金老看見兒子們疑信不等，急急要驗個實話，遂訪至某縣某村，果有王姓某者。叩門進去，只見堂前燈燭煒煌，三牲福物，正在那裏獻神。金老便開口問道：「宅上有何事如此？」家人報知，請主人出來。主人王老，見金老，揖坐了，問其來因。

金老道：「老漢有一疑事，特造上宅來問消息。今見上宅正在此獻神，必有所謂，敢乞明示。」王老道：「老拙偶因寒荆小恙，問卜，先生道：『移床即好。』昨寒荆病中，恍惚見八個白衣大漢，腰繫紅束，對寒荆道：『我等本在金家，今在彼緣盡，來投身宅上。』言畢，俱鑽入床下。寒荆驚出了一身冷汗，身體爽快了。及至移床，灰塵中得銀八大錠，多用紅絨繫腰，不知是那

里來的。此皆神天福祐，故此買福物酬謝。今我丈來問，莫非曉得些來歷麼？」

金老跌跌脚道：「此老漢一生所積，因前日也做了一夢，就不見了。夢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確，故得訪尋到此。可見天數已定。老漢也無怨處，但只求取出一看，也完了老漢心事。」王老道：「容易。」笑嘻嘻地走進去，叫安童四人，托出四個盤來，每盤兩錠，多是紅絨繫束，正是金家之物。

金老看了，眼睜睜無計可奈，不覺撲簌簌弔下淚來，撫摩一番，道：「老漢直如此命薄，消受不得！」王老雖然叫安童仍舊拿了進去，心裏見金老如此，老大不忍，另取三兩零銀封了，送與金老作別。金老道：「自家的東西，尚無福，何須尊惠？」再三謙讓，必不肯受。王老強納在金老袖中。金老欲待摸出還了，一時摸個不著，面兒通紅，又被王老央不過，只得作揖別了，直至家中，對兒子們一一把前事說了。大家歎息了一回，因言王家好處，臨行送銀三兩，滿袖摸遍，並不見有，只說路中掉了。

却原來金老推遜時，王老往袖裏亂塞，落在著外面一層袖中，袖有斷線處，在王老家摸

時，已自在脫線處落在門檻邊了，客去掃門，仍舊是王老拾得。可見『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』不該是他的東西，不要說八百兩，就是三兩也得不去；該是他的東西，不要說八百兩，就是三兩也推不出。原有的到無了，原無的到有了，並不緣人計較。

而今說一個人在實地上立行，步步不著，極貧極苦的，却在渺渺茫茫做夢不到的去處，得了一主沒頭沒腦錢財，變成巨富。從來希有，亙古新聞！有詩爲證：

分內功名匣裏財，不關聰慧不關猷。果然命是財官格，海外猶能送寶來。

話說國朝成化年間，蘇州閶門外，有一人姓文，名實，字若虛，生來心思靈巧，做著便能，學著便會，琴棋書畫，吹彈歌舞，件件相通；幼年間曾有人相他有巨萬之富。他亦自恃才能，不十分去營求生產，坐吃山空，將祖上遺下千金家事，看看滑下來；以後曉得家業有限，看見別人經商圖利的，時常獲利幾倍，便也思量做些生意，却又百做百不著。

一日，見人說北京扇子好賣，他便合了一個夥計，置辦扇子起來。上等金面精巧的，先將

禮物求了名人詩畫，免不得是沈石田、文衡山、祝枝山，搨了幾筆，便直上兩數銀子。中等的自有一樣喬人，一隻手學寫了這幾家字畫，也就哄得人過，將假當真的賣了，他自家也兀自做得來的。下等的無金無字畫，將就賣幾十錢，也有對合利錢，是看得見的。揀個日子，裝了箱兒，到了北京。

豈知北京那年自交夏來，日日淋雨不晴，並無一毫暑氣，發市甚遲，交秋早涼，雖不見及時，幸喜天色却晴，有妝兒子弟，要買把蘇做的扇子，袖中籠著搖擺。來買時，開箱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元來北京微沴却在七八月，更加日前雨澤之氣，鬥著扇上膠墨之性，弄做了個合而言之，揭不開了！用力揭開，東粘一層，西缺一片，但是有字有畫值價錢者，一毫無用，只剩下等沒字白扇，是不壞的，能值幾何！將就賣了，做盤費回家，本錢一空。

頻年做事，大概如此。不但自己折本，但是搭他做伴，連夥計也弄壞了。故此人起他一個混名，叫做『倒運漢』。

不數年，把個家事，乾圓潔淨了，連妻子也不會要得，終日閒靠著些東塗西抹，東挨西撞，

也濟不得甚事；但只是嘴頭子謊得來，會說會笑，朋友家喜歡他有趣，遊耍去處，少他不得，只好趁口，不能够做家。

況且他是大模大樣過來的，幫閒行裏，又不十分入得隊。有憐他的，要薦他坐館教學，又有誠實人家，嫌他是個難班令，話不湊，低不就，打從幫閒的處館的兩項人，見了他也就做鬼臉，把『倒運』兩字笑他。不在話下。

一日，有幾個走海販貨的隣近，做頭的無非是張大李二趙甲錢乙一班人，共四十餘人，合了夥將行，他曉得了，自家思忖道：『一身落魄，生計皆無，便附了他們航海，看看海外風光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況且他們定然不却我的，省得在家憂柴憂米，也是快活。』

正計較間，恰好張大賤將來。元來這個張大名喚張乘運，專一做海外生意，眼裏認得奇珍異寶，又且秉性爽慨，肯扶持好人，所以鄉里起他一個混名叫『張識貨』。

文若虛見了，便把此意一一與他說了。張大道：『好好，我們在海船裏頭，不耐煩寂寞；若

得兄去，在船中說說笑笑，有甚難過的日子？我們衆兄弟料想多是喜歡的。只是一件：我們都有貨物將去，兄並無所有，覺得空了一番往返，也可惜了！待我們大家計較，多少湊些出來助你，將就置些東西去也好。」文若虛便道：「多謝厚情，只怕沒人如兄肯周全小弟。」張大道：「且說說看。」一竟自去了。

恰遇一個瞽目先生，敲著「報君知」走將來，文若虛伸手順袋裏摸了一個錢，扯住占一卦，問問財氣。先生道：「此卦非凡，有百十分財氣，不是小可。」文若虛自想道：「我只要去海外耍耍，混過日子罷了，那里是我做得著的生意？就是他們資助些，也能有多少，便直恁地財爻動？這先生也是混帳！」只見張大氣忿忿的走來說道：「說著錢，便無緣。」這些人好笑！說道你去，無不喜歡；說到助銀，沒一個則聲。今我同兩個好的弟兄，拼湊得一兩銀子在此，也辦不成甚貨，憑你買些果子船裏吃罷。口食之類是在我們身上。」

若虛稱謝不盡，接了銀子。張大先行道：「快些收拾，就要開船了。」若虛道：「我沒甚收拾，隨後就來。」手中拿了銀子，看了又笑，笑了又看，道：「置得甚貨麼？」信步走去，只見滿街

上筐籃內，盛著賣的：

紅如噴火，巨若懸星。皮未皺，尚有餘酸；霜未降，不可多得。元殊蘇井諸家樹，亦非

李氏千頭奴。較廣似曰『難兄』，比福亦云『具體』。

乃是太湖中東西洞庭山，地燠土肥，與閩廣無異。廣橘福橘，名播天下。洞庭有一樣橘樹，絕與他相似。顏色正同，香氣亦同。只是初出時其味略酸，後來熟了，却也甜美。比福橘之價十分之一，名曰『洞庭紅』。

若虛看見了，便思想道：『我一兩銀子買得百斤有餘，在船可以解渴，又可分送一二，答衆人助我之意。』買成裝上竹簍，僱人並行李挑了。下船衆人都拍手笑道：『文先生實貨來也！』

文若虛羞慚無地，只得吞聲上船，再也不敢提起買橘的事。開得船來，漸漸出了海口，只見銀濤捲雪，雪浪翻銀。湍轉則日月似浮，浪動則星河如覆。三五日間，隨風飄去，也不覺過了多少路程。

忽至一個地方，舟中望去，人烟聚集，城郭巍峨，曉得是到了甚麼國都了。舟人把船撐入藏風避浪的小港內，釘了樁橛，下了鐵錨，纔好了。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。元來是來過的所在，名曰吉零國。

元來這邊中國貨物拿到那邊，一倍就有三倍價，換了那邊貨物，帶到中國，也是如此，一往一回，却不使有八九倍利息；所以人都拚死走這條路。

衆人都是做過交易的，各有熟識經紀歇家通事人等，各自上岸找尋發貨去了，只留文若虛在船中看船。路徑不熟，也無走處。正悶坐間，猛可想起道：「我那一簍紅橘，自從到船中，不會開看，莫不人氣蒸爛了？趁著衆人不在，看看則個。」叫那水手在艙板底下翻將起來，打開了簍看時，面上多是好好的，放心不下，索性搬將出來，都擺在艙板上。

也是合該發跡，時來福湊，擺得滿船紅燭燭的，遠遠望來，就是萬點火光，一天星斗。岸上人望見，都走將攏來問道：「是甚麼好東西呀？」文若虛只不答應，看見中間有個把白點頭的，揀了出來，拍開就吃。岸上看的一發多了，驚笑道：「元來是喫得的！」就中有個好事的，便

來問價：『多少一個？』

文若虛不省得他們說話，船上人却曉得，就扯個謊哄他，豎起一個指頭，說要一錢一顆。那問的人，揭開長衣，露出那兜羅綿紅裹肚來，一手摸出一個銀錢來道：『買一個嘗嘗。』文若虛接了銀錢，手中等等看，約有兩把重，心下想道：『不知這些銀子，要買多少？也不見秤秤。』且先把一個與他看樣。揀個極大紅得可愛的，遞一個上去。只見那個人接上手，顛了一顛道：『好東西呀！』撲的就拍開來，香氣撲鼻，連旁邊聞著的許多人，大家喝一聲采。

那買的不知好歹，看見船上喫法，也學他去了皮，却不分囊，一塊塞在口裏，甘水滿咽喉，連核都不吐，吞下去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『妙哉！妙哉！』又伸手到裹肚裏摸出十個銀錢來，說：『我要買十個進奉去。』文若虛喜出望外，揀十個與他去了。那看的人見那人如此買去了，也有買一個的，也有買兩個三個的，都是一般銀錢；買了的都千歡萬喜去了。

元來彼國以銀爲錢，上有文采，有等龍鳳文的最貴重，其次人物，其次禽獸，又次樹木，最下通用的是水草，却都是銀鑄的，分兩不異。適纔買橘的都是一樣水草紋的，他道是把下等

錢買了好東西去了，所以歡喜，也只是耍小便宜肚腸，與中國人一樣。

須臾之間，三分中賣了兩分。內有不帶錢在身邊的，老大懊悔，急忙取了錢轉來。文若虛已是剩不多了，就拿班道：『而今要留著自家用，不賣了。』其人情願再增一個錢，四個錢買了兩顆，口中嘖嘖說：『晦氣！來得遲了！』旁邊人見他增了價，就埋怨道：『我們還要買哩！如何把價錢增長了他的？』買的人道：『你不聽得他方纔說兀自不賣了！』

正在議論間，只見首先買十顆的那一個人，騎了一匹青驄馬，飛也似奔到船邊，下了馬，分開人叢，對船上大喝道：『不要零賣，不要零賣，是有的俺多要買。俺家頭目要買去進可汗的。』看的人聽見這話，便遠遠走開，站住了看。

文若虛是個伶俐的人，看見來勢早已瞧在眼裏，曉得是個好主顧了，連忙把囊中的盡數傾出來，止剩五十餘顆，數了一數，又拿班起來說道：『適間講過，要留著自用，不得賣了，今肯加些價錢，再讓幾顆去罷。適間已賣出兩個錢一顆了。』其人在馬背上拖下一大囊，摸出錢來，另是一樣樹木紋的，說道：『如此錢一個罷了。』文若虛道：『不情愿，只照前樣罷了。』

那人笑了一笑，又把手去摸出一個龍鳳紋的來道：『這樣的一個如何？』文若虛又道：『不情愿，只要前樣的。』那人又笑道：『此錢一個抵百個，料也沒得與你。只是與你要，你不要俺這一個，却要那等的是個傻子。你那東西，肯都與俺了，俺再加你一個那等的也不打緊。』

文若虛數了一數，有五十二顆，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個水草銀錢。那人連竹簍都要了，又丟了一個錢把簍拴在馬上，笑吟吟的一轍去了。看的人見沒得賣了，一哄而散。

文若虛見人散了，到船裏把一個錢秤一秤，有八錢七分多重；秤過數個，也是一般總數一數，共有一千個差不多；把兩個賞了船家，其餘收拾在包裹了，笑一聲道：『那瞎子好靈卦也！』歡喜不盡，只等同船人來對他說笑則個。

說話的，你說錯了。那國裏銀子，這樣不值錢，如此做買賣，那久慣飄洋的帶去多是綾羅緞疋，何不多賣了些銀錢回來，一發百倍了。

看官有所不知。那國裏見了綾羅等物，都是以貨交兌。我這裏人也只是要仰貨物，纔有利錢；若是賣他銀錢時，他都把龍鳳人物的來交易，作了好價錢，分兩也只得如此，反不便宜。

如今是買喫口東西，他只認做把低錢交易，我却只管分兩，所以得利了。

說話的，你又說錯了。依你說來，那航海的何不只買吃口東西，只換他的低錢，豈不有利？却用著重本錢置他貨物，怎地？

看官，又不是這說。也是此人偶然有此橫財，帶去著了手；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帶去，三五日不過巧，便要希爛。那文若虛運未通時，賣扇子就是榜樣。扇子還是放得起的，倘且如此，何況果品是這樣執一論不得的。

閒話休題。且說衆人尋了經紀主人，到船發貨。文若虛把上項事說了一遍。衆人都驚喜道：「造化！造化！我們同來，到你沒本錢的先得了手也。」張大便拍手道：「人都道他倒運，而今想是運轉了。」便對文若虛道：「你這些銀錢，此間置貨，作價不多，除是對發在夥伴中，回他幾百兩中國貨物上去，打換些土產珍奇，帶轉去，有大利錢，也強如虛藏此銀錢在身邊，無個用處。」

文若虛道：『我是倒運的，將本求利，從無一遭不連本送的。今承諸公挈帶，做此無本錢生意，偶然僥倖一番，真是天大造化了，如何還要生利錢？妄想甚麼！萬一如前又做折了，難道再有「洞庭紅」這樣買賣不成？』衆人多道：『我們用得著的是銀子，有的是貨物，彼此通融，大家有利，有何不可？』

文若虛道：『「一年吃蛇咬，三年怕草索。」說著貨物，我就沒膽氣了，只是守了這些銀錢回去罷。』衆人齊拍手道：『放著幾倍利錢不取，可惜！可惜！』隨同衆人一齊上去，到了店裏，交還明白，彼此兌換。

約有半月光景，文若虛眼中看過了若干好東西，他已自志得意滿，不放在心上。衆人事體完了，一齊上船，燒了神福，喫了酒開船，行了數日，忽然間天變起來，但見：

烏雲蔽日，白浪掀天。蛇龍戲舞起長空，魚鼈驚惶潛水底。鱗鱗泛泛，只如棲不定的數點寒鴉；島嶼浮浮，便似沒不煞的幾雙水鷄。舟中是方揚的米簾，船外是正熟的飯鍋。總因風伯太無情，以致篙師多失色。